新華日報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十一日創刊　第二八一一號　今日出版一大張　發行人潘梓年

社論　祝政治協商會議開幕

經過一年以上的民意呼籲，國共會談紀要的確定，以及數月來國內外人士的催促，政治協商會議終於在今天開幕。這是一個難產的會議，然而卻負着時局轉捩的重任，其成敗利鈍，直接關係着中國民族的命運，間接關係着世界的持久和平，所以各方都寄與很大的期望。

為了實現民主團結，我們在一年以前，就主張召開黨派會議，立即結束黨治，成立聯合政府，籌備普選的國民大會，躋中國於民主憲政之林。這個主張得到廣大的同情擁護，卻被國民黨當局所拒絕。到去年九十月間，經過四十多天的國共談判，總算在國共會談紀要中，規定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邀集各黨派代表及社會賢達協商國是。而三月來幾經波折，遲到今天才召開。這就是由黨派會議演變到政治協商會議的發展過程。

國共會談紀要規定政治協商會議的大任務是：『協商國是，討論和平建國方案及召開國民大會各項問題』。今天中國有什麼『國是』需要協商？不言而喻的，就是究竟要採取什麼途徑，才能有效的以和平代內戰，以民主代獨裁，以團結代內訌，以統一代分裂。

我們對於這些根本問題，曾經提出許多意見，而最主要的就是：（一）認定內戰必須無條件全面停止，（二）國民黨當局在會談紀要中曾經允諾的保障人民權利，如身體、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自由，漢奸以外一切政治犯之釋放，特務權力之廢止，必須立即兌現。中共代表團來渝之後，尤其全心全意為此而努力。我們認為這兩件大事都必須在政治協商會議之前做到。祇有在會前做到這兩件大事，才能出現和諧氣象，進一步來討論和平建國方案及召開國民大會各項問題。然而經過了一切努力，這兩件大事終究沒有在會前做到，我們對此深表惋惜，全國人民與國際盟友，也必定與我們同感。

面對着這一現實，政治協商會議在萬目睽睽之下開幕，其任務之艱巨，是很明顯的。我們依然要求，在會前沒有做到的事，必須在開會過程中首先求其實現。關於無條件停止內戰的問題，已商定的停戰命令，必須立即由雙方同時發佈，使雙方部隊在全國範圍內，均各暫駐原地，停止一切軍事衝突，並恢復一切交通，不能再多所要求，橫生枝節，而阻撓和平的實現。同時，國民黨當局在會談紀要中所曾允諾的保障人民權利，也必須立即兌現。否則，會議的空氣既然無法和諧，而關係國家大計的實際問題，也就無法解決，那就會使全國人民失望，使國際盟友益增焦慮。

政治協商會議的結果究竟如何，這當然有待於代表諸先生的努力奮鬥，特別有待于召集者（政府）的誠意表現。如果政府順應大勢與人心，把內戰立刻無條件停止，把束縛人民自由的鎖鍊解開，那將開始中國歷史的新紀元；如果依然因循敷衍，不肯以和平代內戰，不肯以民主代獨裁，不肯以團結代內訌，也不肯以統一代分裂，那將遭受人民的鄙棄與正義的譴責。為功為罪，成功與失敗，中國政治現在真正到了決定的關頭。

今天是政治協商會議開幕的一天，也是聯合國大會開幕的一天，這雖然是一個偶然的巧合，卻不能說沒有一點關聯。聯合國大會是為實現世界和平民主而召開，中國政治協商會議則為實現中國和平民主而召開。世界大勢可以影響中國，甚至在某種範圍內決定中國命運；而中國問題能否解決或解決適當與否，亦不可避免要影響世界。所以政治協商會議和聯合國大會在同一天開幕，其意義更加重要。

我們希望全體代表與政府當局自省責任之重大，把握時局轉捩之樞紐，以國家民族利益為前提，以人民意志為依歸，不要再失時機，不要再貽百世之羞；而要當機立斷，以便轉禍為福。

全國殷望實現和平民主
政治協商會議開幕
中共一再主張立即頒佈停戰命令　國民黨提新條件致昨日尚未發表
三人委員會今晨八時續開

▲本報特訊　全國人士所關切重視的政治協商會議，定今日上午十時在國府禮堂揭幕，除莫德惠、張君勱兩氏未到達重慶外，其他全部代表都可以出席。今日大會將有蔣主席及各代表致詞，並討論議程。連日來各黨派及無黨派代表相互間交換意見，或出席民間團體招待會以及接見各方人士，都極忙碌。這次大會，因為國內軍事衝突未能在會前停止，各方代表，將要求首先討論停止軍事衝突問題，務期使內戰立即停止，以利會議能夠在和諧空氣中進行。此外，人民基本權利問題，釋放政治犯問題，共同施政綱領與改組政府容納各方人士參加及國民大會等問題，將成為會議期中主要協商的內容。（日）

▲本市消息　政治協商會議定今（十）日上午十時在國民政府禮堂開幕，蔣主席親臨主持并致詞。此次會議會期暫定二週，各方希望甚為殷切。（中央社）

▲本市消息　昨日上午九時，婦女界舉行茶會招待政治協商會議代表，下午二時，文化學術界人士茶會招待政治協商會議代表，下午三時，國民黨政治協商會議代表，茶會招待中國民主同盟代表，交換意見。（日）

▲本報特訊　馬歇爾、張羣、周恩來三人會議，昨（九）日下午五時繼續舉行，會談一小時。據聞會談最後未能獲得協議。昨日會議中對停止一切軍事衝突的命令及監督停戰的執行機構的組織等均已起草，並獲協議，但因政府方面提出新的條件，致全盤協議未能達成。中共方面提出首先將停戰命令公佈，爭執之點留在今後解決，使今日開始的政治協商會議，能在和諧空氣中開幕，但這項提議也被拒絕。使全國人士所殷切盼望的停戰命令，不能在昨日發表。中共希望無條件立即停止內戰的主張，因未獲政府方面贊同，以致當此政治協商會議開會之時，全國槍聲不能停止，殊可惋惜。聽說三人會議，今日下午五時，將繼續舉行。（日）

▲又訊　午夜十二時消息：由於馬歇爾的提議，今日三人會談提早在早晨八時舉行。

▲本市消息　昨（九日）晨十一時半，周恩來往訪美駐華特使馬歇爾元帥，會談約半小時。午後五時，馬氏和政府代表張羣和中共代表周恩來續作商談。後赴美大使館代辦羅賓遜招待外交使團的晚宴。（中央社）

▲本市消息　馬歇爾特使昨（九）日上午十時，接見田家半月刊總編輯張博士。十一時半，周恩來同志往訪，談半小時。晚在美大使館代辦羅賓遜家中晚餐，並會見外交界人士。

昨日招待政治協商會議代表
婦女界對國事沉痛陳詞
大家要求立即停止內戰，政治民主化，給予婦女以人民的基本權利。

▲本報特訊　中國婦女聯誼會昨天（九日）上午在中蘇文協舉行茶會，招待出席政治協商會議代表，十點鐘，代表們——郭沫若、胡霖、沈鈞儒、張申府、羅隆基、董必武、葉劍英、鄧穎超、邵力子、陳啟天、楊叔明等都先後來到，婦女界與政治協商會議代表們的茶話會開始。這個茶會，完全改變以往幾次其他方面招待這些代表們時的作風，很少是主人說的多，而代表們聽的多。女主人們要求代表們『一定要聽完了我們的意見再走』。雖然昨天並不是放假，但是到會的女主人仍然將近百人，在這樣短的時間中，婦女們熱烈發表自己對目前政治協商會議的意見，對各代表寄以殷切的希望，並表示絕對作各位代表的後盾。紙條子不斷的由人羣中傳遞到主席的手裏，由主席宣讀，那是沒有講話的人的許多意見。代表中，沈鈞儒、董必武等都在詳細的記錄着，其他的代表或是記錄，或是細心傾聽，他們在極受感動時，也和大家同時痛快的鼓掌，有時則與大家同樣啼擦眼淚，哽咽不成聲。這正像主席李德全女士所說的：『有歷史以來，婦女在政治上發表自己的意見的機會實在太少了』！今天正是中國婦女們以主人翁的立場，痛快的傾吐自己的意見。

希望政治走上民主正軌
人民眼睛望着、耳朵聽着、嘴在問着
・李德全和史良女士表達人民的願望・

李德全女士說：目前要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一般人民都是非常關心，尤其婦女們更是非常注意的。『我在鄉間曾遇見了一個四十多歲的佃農，他說起曾在茶館裡聽說到「蔣主席和毛澤東在一起談話」，他又問：「不是說不打了嗎？怎麼又打起來了呢？日本人打完了，我們怎能又去打自家人呢」？老百姓也許不懂「政治」兩個字，但是他們是懂得今天國家的情形是有點不對了。今天既是和平建國時期，就是不能再打內戰了，為使中國文化提高，經濟合理化，使政府成為替人民服務的政府，就絕不能打內戰了。因此政治協商會議是非常重要的，大家的眼睛都在望着，耳朵在聽着，嘴在問着，盼望中國政治能走上民主化的正軌，產生一個真正能代表四萬萬人民的政府，使人民都能享受人民的權利與盡人民的義務，當然婦女也要同樣的享受權利與盡義務。

史良女士在主席致詞後，第一個站起來說話，她提出希望政治協商會議要有督促停戰的決心，而且要具有這種力量。其次她提出不同意內戰調查團代表都由參政會議，希望政治協商會議決定由無黨無派的人民團體代表參加調查團，並且要求有婦女代表參加。

關於婦女基本權利
・曹孟君女士提出要求・

曹孟君女士對於人民的基本權利，提出：希望『馬上還給我們』，這是在國共會談紀要曾經決定的政府應保證人民的種種自由權利。希望能夠馬上兌現，因此，第一要釋放一切愛國政治犯。第二要取消所有的特務組織，解散集中營；『在堂堂的國府所在地的首都，主張民主的人士都有人跟蹤，使人精神上受威脅，這種組織一定要在「名」「實」上都取消才成。第三，廢止一切妨害人民自由的現行法律，如緊急治罪法等等，即所謂「保障人民自由」的法律中，有妨害人民自由的也應廢止。第四，言論出版集會要有確實的自由：檢查制度要取消，郵電的檢查、扣留以及一切變相的檢查應一律廢止，廢止文化自殺政策。關於集會、結社、走路、居住、學術講演等等，這都是人民最基本的自由，只有法西斯國家才使用種種方法限制這種自由。今天的中國應是民主國家了。關於婦女本身要求她希望施政綱領上除規定中國婦女在政治、經濟、教育、法律上與男子平等外，並保證其實現；此外在農業上及婦女孕期與產期都應有保障，政府應多設產婦科醫院，保護兒童，消除棄嬰及流浪兒的現象。在農村與工廠，規定男女同工同酬。關於政治協商會議到國民代表大會召開的過渡期間，她提出應有過渡期間的民主政府，以保證民主政治的實施。她認為聯合政府是民主的統一，並不是政權的瓜分，而是政權的擴大與鞏固。在此過渡期間，也應有婦女參加。關於國大代表，她主張重選。她說：婦女的權利是不能被剝奪的，應當實行普選，但在此男女不平等的情況下，婦女代表名額應有規定。對調查團的人選，她也主張應有婦女代表參加。

邵力子先生在十時半有約，在大家熱烈挽留不成後，就請他提早說話。他曾先聲明因服務於參政會，所以站在參政會職務立場，對參政會的作用有所解釋說明。其次他告訴大家要相信這次停戰是一定可以實現的。

邵力子走後，劉清揚女士講話，她指出民國以來，為憲法鬥爭了三十多年，現今的政府不是根據憲法產生的，所以根本無「法統」可言，現在希望能由各黨派自推代表，組成聯合政府，成立一個真正代表人民意志的政權。省與縣要實行普選，省如不能普遍，人選則由各黨派共推。為了永久停止內戰，保證人民所要求的民主自由能夠實現，她又提出：必要有一個共同的合理的施政綱領，由政治協商會議製訂並保證執行，以過渡到國民大會、憲法的產生。

錢復光女士主張國民大會的代表，一定要重選，因為那是『十年前國民黨一黨包辦指定的』，同時十年前的兒童現已成年，那時未滿法定年齡的青年，現已成了壯年，而且他們在這八年來抗戰中供獻很大，這些人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是不應被剝奪的，同時也要反對這種剝奪人民權利的國大組織法，對「五五」憲草她也提出要求全部新製定，她並指出關於人民權利一章中「非依法不得限制」的規定，就是要人民「依法才有自由」，實際上就是要限制人民自由。最後她強調要把政治協商會議的權力擴大，成為過渡期間力爭國大組織法、憲草的修改和代表的重選，同時必先改組政府，目前是一個是否真有誠意實行民主的考驗時期。

為投奔政府來到後方　看到的是貪污腐敗
・一青年婦女感痛啜泣・

時間已到下午，但是代表們大都還沒有發言，主席正想請他們講話時，一位青年婦女站起來說話了。她說：老百姓是不知道有什麼黨派的，只知道有政府，我從淪陷區來後方，就是為的投奔自己的政府。但是我在一個機關服務看到的是貪污腐敗，又在另一個機關看到。為了招待蒙巴頓夫人就花了八十萬元，這種情形真使人痛心……。她回憶這種種情形，就哽咽起來。使她更痛心的是既不能替國家服務，而又有家歸不得。她在哭，許多人低下頭去，有的人在偷偷的揩眼淚，後來，她雖忍住了啜泣，但是卻已說不出話來，她只要求給人民以服務的機會。

主席又唸出了遞來的兩個紙條上的話：『政治協商會議的意見交給政府執行，如政府不執行怎辦？』『出席政治協商會議的代表們不要只向政府要求，而是要積極切實督促政府執行。』

董必武同志被邀講話，但是他也是被感動得說不出話來。他告訴大家，他相信內戰是可以停止的，『有了婦女起來，內戰是可以停止的』。他說：『我們是要求無條件停止內戰，現在當局要有條件的停戰，但是我相信男子和婦女們都起來了，內戰一定是可以停止的』。對於政治協商會議的決定，他說：『是有權利建議交政府執行，但如不執行，這不是代表應怎樣，而是要問大家應怎樣辦。政治協商會議的代表是各方面選出來的，主席就是政府的主席，因此在執行決定上，是應由社會力量來監督的。對大家的提議，他說我都同意，並且都可以包括到各方面的提案中去。』

沈鈞儒先生說：要積極主張建設民主政治的初步基礎，確定永久的民主道路與目前的施政方針，要排除過去與現在對民主建設的一切障礙，而目前要切實做的就是停止內戰，和平建國方案與國大問題，在建設性方面，主要的是，一、希望成立聯合政府，二、確立修改五五憲草的原則。希望婦女自己去研究憲草和成立獨立的內戰調查團。

胡霖先生對今天大家所提出的意見表示很欽佩，並願代表大家的意見。

被壓迫的婦女們站起來　一定要作中國的主人
・鄧穎超同志勉諸姊妹・

政治協商會議的唯一女代表鄧穎超同志被邀講話，她說：我們中國婦女是要管國事，做主人的，那一黨一派要想實現民主政治的話，就必得注意最多數受壓迫的婦女，也只有廣大的被壓迫的婦女站起來了，真正的民主的國家才能實現。如果婦女沒有能站起來，我們的任務就還沒有完成。我願把大家意見反映到政治協商會議中去，因為這是代表着人民的意見。但是正如史先生所說的，婦女的權利是要自己來爭取來的，要建設一個民主的國家，有一個較長的奮鬥時期，我願與婦女姊妹們共同奮鬥，並願大家隨時給以幫助。

時間已過中午，但是大家還要求郭沫若、張申府、羅隆基、陳啟天、楊叔明諸先生和葉劍英同志每人都講五分鐘話。郭先生提出婦女對民主政治的建設和對社會發展的供獻，都會很大。羅先生表示完全同意各點意見。葉劍英同志說：實現民主還要長期堅持爭取的，封建殘滓的作風不易很快改變，因此要大家共同努力。婦女是家庭的中心，對丈夫、子女以及父母的影響很大，希望更能努力推動與引導他們。

茶話會要結束了，主席又宣讀了一章教師遞來的……

舉國渴望停止內戰中
國民黨軍佔營口葉柏壽
國民黨飛機連日偵察承德市空

▲本市消息　在國民黨當局極力想要有條件停戰之中，東北國民黨的內戰大軍仍進逼不已，據中央社錦州九日電報導，遼寧境內從錦州盤山向東推進的部隊，九日進佔營口。熱河方面，南路國民黨部隊的主力，八日佔朝陽後，九日進佔葉柏壽。另外，指導東北的軍事機構東北行營也移到錦州，主任熊式輝九日到了錦州，將留錦指揮所部，積極推動『接收』事宜，和熊氏一同到的有沈鴻烈，航委會副主任王叔銘，東北長官部政治部主任余紀忠，辦理招撫偽軍的軍政部特派員鄒子麒，與李誠毅等人。

▲承德八日訊　國民黨飛機連日飛到承德市空示威偵察，以配合杜聿明軍沿錦承線向西北進攻的軍事行動。三日下午一時，有飾國民黨黨徽的美製中型轟炸機一架，由東南方飛入本市上空，盤旋一週後，就到市中心地區低飛到五百尺高度，攝影後仍由原方向飛去。五日上午十二時與六日下午一時，都有同樣型式飛機一架，進入承德市空盤旋偵察，並將炸彈艙打開，六顆炸彈明晰可見，盤旋廿三分鐘之久才飛去。（新華社）

民主同盟代表團顧問　包羅全國民主人士
同盟青年委員會舉行青年界招待會

▲本市消息　民主同盟代表團顧問，如下：

政治：鄧初民、彭一湖、杜斌丞、周新民、曾昭掄、潘大逵。
經濟：周寶初、章乃器、[illegible]。
憲法：錢端升、張志讓。
法律：史良、呂復。
軍事：黎炎、張述和等。
教育文化：潘光旦、陶行知、[illegible]。
農業：[illegible]、董時進。
地方自治：何公敢。
東北問題：周鯨文。
華僑問題：彭澤民。
合作問題：章元善。（民盟新聞處）

▲又訊　民主同盟顧問杜斌丞和周新民……以便直接提供意見。

▲本市消息　中國民主同盟青年委員會……特於日前晚招待……各代表紛紛提出意見，……沈鈞儒主持……歷四小時，賓主盡歡而散。（民盟新聞處）

民主的號角

陳納德來華

青年黨代表團秘書處

國民黨代表

北平前門車站前日發生火警

[illegible]

陪都文化界七個團體 招待政治協商會議代表

一致強調政協會議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希望各代表站在人民立場，為人民說話。

通過組織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協進會

▲本報特訊　在政治協商會議召開的前夕，陪都文化界文藝界人士座談會，出版界、藝術工作聯誼會，雜誌聯誼會，中國電影戲劇界人士等七個團體，昨天下午二時假白象街西南實業大廈，招待出席政治協商會議的代表。到有政治協商會議代表沈鈞儒、梁漱溟、郭沫若、吳玉章、陸定一、羅隆基、章伯鈞、胡霖、邵力子、張申府、李燭塵、陳啓天、常乃悳、楊叔明、余家菊等；文化界人士到有馮玉祥、馬寅初、李宗黃、陶行知、鄧初民、王崑崙、何思敬、施復亮、馬彥祥、洪深、陽翰笙、李公樸、黃洛峯、葉聖陶、倪貽德等五百餘人。茶話會的主席團為陶行知、茅盾、鄧初民、侯外廬、馬寅初、曹靖華、洪深、陽翰笙、李公樸、黃洛峯、葉聖陶、倪貽德等。臨時又推定陶行知先生為茶話會的主持人。他首先說明這七個團體合在一起招待政治協商會議代表，是因為這七個文化團體的生活、工作和困難和希望都大致相同。他用他自己所寫的四句詩，來說明文化界共同遭遇到的命運，這四句詩是這樣的：『人人呼我老夫子，生活不如老媽子，同樣是帶小孩子，吃不飽來餓不死』。他說過去文化工作者的手是被綁起來的，眼是閉着的，口是被封着的，就是因為沒有民主，使作家不能創造出藝術品來，處處受限制，即使作家被左刪右改曲曲折折的寫出一些殘缺的東西來，作品與老百姓之間還有一道籬隔着。讀者買書看，擔心受到恐嚇。最後他提出兩點對政治協商會議代表的希望：第一，盼望代表站在人民立場為人民說話，拋棄成見，找出大家可以生活的路來；第二，把人民的力量拿出來，做代表的後盾，代表傾聽人民的意見，這樣政治協商會議才能開得好。

陶行知先生正在說話的時候，馮玉祥將軍來了，他往站得密密的人叢中擠，擠到邵力子先生座位後，邵先生故意開玩笑，不讓他走過去，得了第三者的幫助，才走過去了，可是已經流了一頭的汗。李公樸先生站在主人的地位，歡迎的說：『今天人多路太窄，叫我們的貴賓費了很大力氣才走進來，希望民主的路不要這樣窄』！引得大家哄堂大笑與愉快的掌聲。

按照茶話會的程序，應該是文化界先說話，可是因為三點鐘國民黨代表招待民主同盟，就讓國民黨代表和民主同盟代表先講。沈鈞儒老先生被推為第一個發言。他說，文化界所提的基本要求和民主同盟一樣，關於法令，限制自由的規定，都應一律取消，民主同盟現正在搜集這些法令，認為要廢止的已經有廿八種了，還有許多沒有搜集，希望文化界多研究，多幫助代表。邵力子先生說話，盛讚文化界的團結一致和對抗戰工作的努力，他希望在和平建國時期文化界更團結，更努力。他認為要做到政治上團結，『互讓』比『爭』要重要，政治協商會議的成功也在互讓。他建議招待的主人，要監督代表對政治協商會議里去『爭』的話，不如監督他們去『讓』，這樣政治協商會議才能開得成功。

文化界要爭的是自由

大家要監督代表去爭取

羅隆基先生大聲疾呼：

羅隆基也提前講話，他說：『對邵力子先生的話有一點感想，邵先生提到文化界對抗戰的供獻，我也認為文化界在抗戰中盡的力量最大，而生活最苦，所受壓迫也最大。今天文化界所要爭的也更為重要，有自由，才有偉大的作品產生，邵力子先生說要監督代表去互讓，我認為有的要監督去讓，有的要監督他去爭，假如都互讓的話，不是什麼都沒有了嗎？文化界所提出的基本要求僅要讓的話那不就成了半自由了嗎？人類的進步，不是靠槍桿，而是靠筆桿，從來就是筆桿戰勝，沒有槍桿戰勝的，一枝筆抵得十萬枝毛瑟槍，儘管靠什麼原子彈，美國裝備都是無用的。一個國家沒有唱歌的自由，還成什麼國家呢？可是我們能互讓到只唱一半歌嗎』？他說完之後，大家鼓掌。羅先生這種一針見血的話，爆發出一陣雷鳴似的大笑與熱烈的鼓掌。邵力子先生又作了一次解釋，說他說的『互讓』，不是說要讓言論自由，不是要言論自由變成半自由，而是不要濫用自由。

青年黨的代表陳啓天先生認為要解除文化界的精神與物質的不自由與困難，只有實行民主政治。文化界侯外廬、曹靖華、洪深、鄧初民、倪貽德、梁漱予、林礎森、黃洛峯都相繼發言，提出對政治協商會議的意見，一致認為政府要保障人民基本要求，取消一切限制束縛，否則人民必爭，因為已經不能再讓了。

申訴幾年來的痛苦

希望政治協商會議救救他們

洪深先生一字一淚　鄧老教授泣不成聲

對於文化界所受的痛苦，發言中談得最多，也是最令人悲痛的。許多人聽了洪深先生和鄧初民先生的講話，都流下眼淚來。

洪深先生是一個老戲劇工作者，也忍不住一腔的悲憤，激動的說：『我們做戲劇工作的人，沒有被當做一個人來看待，我們要爭做一個人，以下我講的都是事實，假如不對的話，我願負法律上責任，受應有的處罰。抗戰初期，武漢失守時期，我們跟着政府到大後方來，有的在前方服務，有的在後方努力，可是政府對我們怎樣呢？第一、捐稅奇重，商業捐稅才有百分之四十，戲劇電影的捐稅是百分之十，冬令救濟捐了好幾年了，一年收多少，收去做什麼，劇影界一點不知道。可是我們知道冬令捐稅有三分之一用於冬令救濟，其他的都是酬勞弄捐稅的人。再有看白戲，曾有公安局負責人親自跑到台來要票子，而且還要在前排留兩個位子，說要檢查戲劇，一個政府領導下的團體演『黃花崗』，果然有兩個憲兵四個警察以檢查清潔為名，一直站在後台不走。『抗戰勝利了，上海接收了許多的戲院器材，我們還不能回去之前，果然組織了一個什麼中央電影服務處，說製片自由，發行統一，不是商辦，不是官辦，而是中宣部中央攝影廠裏一部份身份不明的特務弄的。這樣提個人就可以把戲劇電影都統統搞在手裏，一切非經過他們不可。有些人真的六落處水的，給敵人做過事，可是現在也在上海負起戲劇方面的責任來了。我們千辛萬苦熬過了抗戰八年，將來還要到漢奸下面去找一碗飯吃』！！

最後洪深先生一字一淚的說：『希望政治協商會議代表救救我們！救救戲劇電影界！救救中國！』說罷他的聲音變了，夾着飲泣之聲。

滿頭白髮的鄧初民老先生說話，他眼里帶着眼淚，顫聲的說：『什麼需要爭？什麼需要讓？這要弄清楚。我覺得文化界是沒有什麼可讓的了，洪深先生說的情形已經夠苦了，再要叫老百姓讓的話，只有把命讓出去，老百姓不是爭別的，而是爭生存！今天所有一切都在政府手里，向政府爭，並不等於反對政府，相反的是擁護政府；那些說不要爭了，表面上是擁護政府，實是害政府。有人污蔑共產黨，說共產黨要推翻政府，我敢担保，共產黨不會這樣做的。政府對於老百姓，動一動就說你是搗亂，說你是共產黨，或者是共產黨的外圍，究竟誰是共產黨的外圍呢？就是你們政府，是誰使得老百姓，有學問的人，甚至於八十歲的老頭子，都到共產黨那里去，都是你們，你們把他們逼過去的，你們不是共產黨外圍是什麼？！我請政府，向政府爭，不是反政府，這樣下去就是中國沒有共產黨，政府及共產黨派，政府與其他黨派，老百姓都是誠心誠意希望政府好的』。說到這里，鄧初民老先生聲淚俱下，不能一句跟着一句說下去，常常停下來，四座都為這位老者熾熱的愛國心所感動，全場似乎都沸騰起來了，掌聲中夾着呼聲，好久都不能停止。

種種黑暗壓迫不解除 中國將變成沙漠

曹靖華先生說：

中共代表吳玉章同志希望 共同努力使政協開成功

曹靖華先生說：中國政府對文化人的種種黑暗壓迫、比俄國沙皇還要厲害，不但有直接檢查，而且有間接的限制，扣留，有些明裡不檢查，暗裡檢查，中央不檢查，地方檢查，外國可以出的書，中國不能出，這樣下去，中國只有變成沙漠了。畫家倪貽德說：看起來美術界好像受的壓迫要少些，其實是因為美術界觸到政治的少，大半都是些蟲魚鳥獸花卉，看就好看了，沒有什麼了不起，可是要真正使美術發展，只是政治民主，取消限制。

中共代表吳玉章接着講話，他略述對於文化界受的痛苦深受感動之後，他就說，目前的中國，是一個否極泰來的時候，應不重複過去四十年中悲歡離合的慘痛歷史。這次政治協商會議，只許成功，不許失敗，要靠全國人民努力，文化界努力，大家負起這個責任來。文化界對國家民族所盡的責任，是極光榮的，文化界過去領導許多偉大的運動，也是今天文化界的呼聲，也是全中國人民的呼聲。

政治協商會議無黨派的代表胡政之先生，對於文化界的痛苦也深受感動，他說他自己參加報界工作以來，看到中國人民所受的痛苦是太多了，生存與自由是人民基本權利，人民到現在還沒得到，真是中國的恥辱。不過中國一定要進步的，不管道路怎樣艱難。李燭塵先生在大家說話的時候，也哭了好幾次，他說出來自由一定要爭取的。郭沫若先生請大家說，他要同邵力子先生作揖，請邵先生以性命到政治協商會議里去『讓』，因為老百姓沒有什麼可讓，要爭的是生存。

馮玉祥將軍講話時，雖然會已經開了五個鐘頭了，但大家的情緒，依然很高。馮先生說：『我雖是政府的人，但作為文化界的一個小朋友來說話。現在已經是民國三十五年了，今天人民還得不到基本自由，這是啥事情？』他又說他有一次同于右任先生去參觀蘇聯，那裡作家的生活像天堂一樣，中國呢？爸爸死了，找他們去做訃文和祭文，吃就沒有他們的份。一個國家倒霉不倒霉，就看這上面。最後他又講了一個日本代表換老百姓打的故事，希望代表不僅為人民說話，而且真的給人民東西。他提議文化界天天集會，等代表回來報告消息。

丁聰先生和劉清揚先生也相繼講話。丁先生希望代表不要當調解人，而是站在人民方面說話，否則就是幫助給人民自由的人說話。其次他希望報紙上一片和諧之聲少一點，免得被那些人把老百姓瞞住。

「槍口對外」聲中 結束大會

最後，由茅盾先生等提議組織『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協進會』，大家一致通過，並推定茶會主席團籌備。［illegible］呼籲陪都新聞界與人民站在一起，不要隨便報導後，大家又是一陣掌聲。大會又在『槍口對外』的歡聲中結束。散會時天已黑了，而且下着雨，可是大家的情緒，還是非常興奮。（Ｈ）

反動份子破壞本報 陰謀越來越無恥

·破·壞·陰·謀·竟·到·中·共·頭·上·
·本·報·北·碚·發·行·站·接·到·揑·名·信·竟·企·圖·把·

▲本報特訊　本報北碚發行站，前日從郵政局接得一信，內容如下：『奉毛主席密令，限三日內將業務結束，並以手榴彈炸毀，可據轉國特份子此致北碚營業處』。下面署名為中國共產黨合川支部十二月十一日。這封信是揑名胡搞，一看便知，可不必多說。唯其用心的陰毒，卻很值得注意。某種份子想對本報橫加破壞，已不知有多少次。去年會在沙坪壩公開發動焚毀本報的運動，又會於重慶市民慶祝抗戰勝利大遊行時，企圖搗毀本報，昆明慘案發生時，本報昆明營業分處，且曾兩次被打，門窗衣物全被打光。二一、八，二二，九左右，又會企圖在遊行時，搗毀本館，並到現在還信，更又花樣翻新，想把他們的破壞陰謀，牽到我們頭上來。我們除把這種花樣揭露外，切望負有治安責任的當局，嚴加注意，豫為防範。

堂堂陪都特務橫行 欺壓侮辱良家婦女

▲本市消息　七日下午六時，有一藥業某某科學校之唐姓女公務員，由寓所經民族路至朝天門信義街嘉陵客棧，探訪兩自鄉間來的親戚，途中被人釘梢，此人自陽保衛戍部偵查大隊隊員（即特務人員）徐純武，到街道口時即厚顏向女搭談，約其到行館七號坐坐，被女當面嚴予叱責，但該徐純武仍一面調戲，一直跟蹤，直至嘉陵客棧才悻悻而去。未及一小時，約七時半左右，該徐純武突偕衛戍總部的所謂憲兵二人，闖入該女親戚的房間，當時房中都是女子，並無男子，唐女當即據理與之爭辯，奈徐等是故意尋釁來的，不由分說，竟將女親戚並欲用皮帶及腳狂抽打，一時全棧女子莫不痛哭流淚，苦苦哀求，均無效。並因此驚動全棧旅客，對此種兇行，憤憤不平，全體出而阻止，徐純武乃被迫罷手，將女提出棧房，並不准她帶走自己的大衣及錢袋。衛戍總部在堂堂陪都，一面逮捕大批『衣冠不整』犯，同時自己的特務又到處欺壓平民，實令人民痛恨之至。

尤有甚者，特務欺壓婦女，在渝市幾乎是司空見慣了。上月廿七日就發生過同類事件。當日晚在太平門行街勤民旅館樓，住着一個十八歲少女，她是由磁器口進城探親未遇而借宿一夜，打算次日回去的。當晚十時衛戍部太平門碼頭稽查所的某特務人員至該旅館查房，見該女係單獨一人，頓起淫心，至十一時左右獨自闖入該女房內，想要強姦，竟用手槍威嚇，但女堅決抗拒，並大哭呼救，當即驚起全棧旅客，衝開房門，該特務起先還用手槍嚇唬人，但終因旅客衆多，抱頭鼠竄而去。（Ｈ）

逮捕「衣冠不整」者 軍憲當局仍在厲行中

本報交通員被捕後幸已保釋

▲本市消息　『衣冠不整』者的逮捕仍在積極厲行中，街上憲兵目光灼灼，全神貫注，盯着每個行人，在尋找黃、草綠及灰色的衣服，如有『不整』，就一概抓起。本報交通員劉業富亦於昨日上午在黃家埡口被憲兵捕去，他只穿了一條別人送給他的草綠色長褲，披着烏花布棉大衣，只露出兩只草綠色的褲腳管，但是憲兵竟沒有把他放過。他被押在實驗劇院，那裡已有四十多人，都只是七星崗到兩路口一段中抓來的。本報交通員幸在解到衛戍部中山堂之前被本報派員將他保了出來。治安當局的這個舉措，使全市市民都非常惶恐，因而關於此事傳說頗多，有的說還得捉人要捉到四月才罷休，有的說捉些人是捉去當兵的，又有的說是送到湖南去修路的。（Ｈ）

杜魯門招待記者談話 欣慰莫斯科的協議

▲華盛頓八日電　杜魯門總統今天在記者招待會中說，他對最近莫斯科會議閉幕時所發的公報和三國外長會議的成就，極為欣慰。他在答復問題時說，完全贊同在莫斯科獲得的關於佔領日本的協議。他說，擬議中原子能委員會，係將對美國代表提供建議。總統指出聯合國組織的委員會，即將獲得各國都認為滿意的原子能國際管制辦法。記者問：對華盛頓報所載美國應即停造原子彈的建議，是否有所評論？總統說：沒有。

關於巴爾幹問題，總統說，據今天紐約時報所載，羅馬尼亞國內已獲得建設性的收穫。他鄭重說，美國對羅馬尼亞保加利亞［illegible］

［illegible］不具備自由而無拘束的選舉的政府，并未擬予承認。承認南圻政府曾附有條件，在現存環境下實施承認［illegible］。某記者問，總統是否對新派駐蘇聯大使有所評論？他說，哈里曼大使從德國投降後就要辭職，但他至今仍被留任大使，杜氏曾力勸勿再退志。［illegible］

▲紐約七日電　據悉聯合國組織的美代表團內部，對於最近在莫斯科獲得協議，意見頗為紛歧，共和黨參議員范登堡（著名孤立派份子）是提出該問題的主要人物。莫斯科協定中的原子能委員會的『原子能委員會應逐步工作，就問題各方面加以研討，並就其認為可能的不時提出有關之建議』，范登堡對「就問題的各方面加以研討」一句話，表示反對。認為這種規定可能使美國和蘇聯共享原子能秘密，而沒有獲得對方提出安全保證的補償。（中央社）

越南大選結果 獨立同盟獲勝

三月三日召開國民大會

▲河內九日電　越南臨時政府九日發表全越大選初步結果，因其他黨派拒絕參加此次大選，越南獨立同盟在此次大選中，已獲得全越人民的擁護而勝利。據初步報告，河內、海防、南定、清華等城市選票，已大部開出，河內總數百分之九十以上。在河內已開出的七萬五千選票中，已獲得七萬四千餘票。法國報紙特派記者經來河內參觀選舉情形，曾去十七投票處參觀，記者事後說：此次選舉實能代表越南人民真正意願。越南臨時政府主席胡志明九日對記者說，全越大選結果已揭曉，越南政府已定三月三日召開全越國民大會。（中央社）

遷川工廠聯合會昨聚餐 決定要求貸款免息

·並·望·政·府·將·工·商·稅·則·的·修·改·草·案·提·交·工·商·界·研·究·

▲本市消息　遷川工廠聯合會昨（九）日午間舉行會員聚餐會，餐後決議事項如下：（一）中國技術學會在上海舉行工業品展覽會，後方工廠可將出品寄去，參加展覽。（二）據悉政府正在草擬工商稅則，但極端保持秘密，決定聯合工商業團體，請求政府對於捐稅及工商法規的修改，須將修改草案事先提交工商團體研究。（三）工廠動力用電，時常停頓，每週停電多至四五天，影響生產很大，決定呈請市政府、市參議會、經濟部及行政院，設法解決。（四）又訊：全國工協上海分會於七日舉行新年聯歡會，到吳蘊初、胡西園、胡厥文、吳羹梅等百餘人。對於工業界提供政治協商會議的意見，有所討論。

難民登記 正分區進行中

本市消息　渝市難民的調查登記，正在分區進行中，每區每日規定某數保，在指定地點登記，期限至十六日為止。登記資格以受戰爭影響淪落在渝而無力還鄉者為限，如無難民證者，則須保甲長、警察局或同鄉會的證明登記後，由善後救濟總署遣送還鄉。（Ｈ）

還鄉途中 慘遭不幸

▲本市消息　五日由海棠溪開出遣送失業工人還鄉的汽車五輛，每車載失業工人三十五人，擬經貴陽、柳州、長沙、漢口等地還鄉，其末尾一車在婁山關（遵義途中的一個高坡）翻車，死者達八人之多，七人受重傷。翻車原因正在調查中。勝利還鄉途中慘遭此不幸，聞人士都希望當局從速查明，並予死者家屬以撫卹。（Ｈ）

聯合國大會今日揭幕 各國代表團到達倫敦

▲倫敦八日電　我國出席聯合國大會各代表除傅秉常外，都已到達倫敦。顧維鈞、張謙是今晨到的，張彭春偕同技術顧問數人，今下午從重慶到倫敦。美國務卿貝爾納斯，法外長皮杜爾，和擁有六十多人的蘇聯代表團，都在今天到達。蘇聯首席代表維辛斯基，可望明晨到倫敦，因之除傅秉常（明天可到）和維辛斯基外，五大國代表團已完全到齊。（中央社）

▲貝魯特八日電　參與聯合國第一屆大會的黎巴嫩代表團，由外交部長佛朗齊任團長，內政部長沙梁姆和國會議員被任團員。敘利亞代表團由下院議長胡里任團長，敘利亞駐英公使阿吉博士任團長，愛德丁博士任代表團秘書。（塔社）

輿論輯要

關於政治協商會議的職權

中共提出在政治協商會議前無條件停戰的主張，得到國內外人士廣泛的贊助，近日國共雙方代表正會同馬歇爾商談停戰、受降等問題，國內的和平已經顯露出曙光了。

同時，中國人民都寄最大的期望於今日（十日）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希望它能把一黨專政的政治推向民主，才能保障和平至於永久。

關於政治協商會議的職權以及應解決諸問題，本報已刊載的各方意見，對此多半也都談到，茲將最近一兩個月來各報刊的意見摘要於下，以供參考。

·應·該·有·立·付·實·行·的·保·證·

總括的說，各方都一致希望協商會議不是徒具形式的、空談的，而是要真正能解決問題的機關。論國民政府發佈的『政治協商會議召開辦法』第六條說：『本會議主席提請國民政府實施』。民意報認為會議的決定是應該有百分之百的保證，必須立即實行的。

全國工業協會主張：『會議應在國會之前必須確定，會議通過的事項應對有關方面有約束的力量』。時事新報也指出，會議應有拘束力，否則使『國民參政會』每次開會時的幾百件議案』雖然『盡善盡美』，政府並未實行，人民也未得到好處（十二月十八日社論）。時報十二月廿七日社論又重申此議說：『如果職權未得確定，難免形同虛設』。商務日報十二月二十八日社論說：『大家既欲協商，則必欲求得若干基本問題的解決方案，這樣的方案既經協商而來，則對全國一切政治勢力，先天的具有拘束力量，誰不受拘束，誰不履行協商成立之方案，誰便是和平民主建國的罪人』。一月五日民主星期刊『從檢討國共會談紀要說到政治協商會議的前途』一文中也說：『雖然政治協商會議不是一個最高權力機關，但也不是一個諮詢機關，它的決議雖不能直接拘束政府，但卻可經過政府黨間接支配政府。如果政府黨的代表不接受全國人民所擁護的多數代表的主張，如果政府不執行政府黨所已同意的決議，則全國人民將會給予他們以制裁』。同節列六期上『怎樣消弭內戰危機』一文中也說：『政治協商會議在權力方面要是夠有力量處理國內基本問題，督促政治改革』。

昆明民主星期刊二卷十三期上主張，為了使政治協商會議的一切決議發生實效：『㈠政府及各黨派必須絕對服從及徹底執行政治協商會議的一切決議，並儘可能接受其建議。㈡政治協商會議有權監督與檢討各項決議的執行，各該政府違反決議或執行不澈底時，各黨派可提出否認或抗議』。

·繼·續·存·在·以·完·成·其·任·務·

很多方面主張在召開國民大會，實行民主憲政之前，政治協商會議應繼續存在。

全國工業協會認為：『在國民大會召開以前，政治協商會議應繼續存在或擴大之，以便臨時決定解決政治糾紛及經濟危機的方針，並監督其執行』。中國經濟事業協進會也主張早日成立民主的聯合政府，並認為在民意機關未成立前，可由政治協商會議代行。上海工業界也主張『延長政治協商會議期限，至依憲頒佈憲法所產生之政府成立為止』。并希望該會對軍政有決定性的權力，政府對它須負執行之實（原提案見一月九日大公晚報）。東北文化協會曾在十二月廿五日招待記者會上，提出『擴大政治協商會議權力，產生聯合政府』的主張。又在『東北文化』創刊號中說：『政治協商會議應在憲政實施以前為唯一國策最高決定機關』。成都新中國日報十一月十三日乃『讀者之聲』主張『以政治協商會議代國防最高委員會，為過渡時期（由政治協商到國民大會）全國最高之權力機關』。十二月二十七日時事新報則說：『就政治協商會議，在一定期間以後，在一定時期，得設置常駐機關，對決議事項，加以監督執行』。政治協商會議會員之一章伯鈞先生也主張：『民主同盟綱領，必須有強有力之民主統一政府去施行，所以我認為要有真正和平統一而又有民主的實際，必須由協商會議確立改組政府之具體步驟』。同時他主張政治協商會議當在方案中定為相當長期存在的機構，須待國大召開、憲政實施以後始任其結束其任務』（見十二月一日聯合報增刊）。

·政·治·協·商·會·議·與·參·政·會·

本月四日參政員茶會中，某參政員提出『政治協商會議決議案在政府實施之前，應交參政會通過』之理由是參政會是合於『法統』的，代表民意的，政治協商會議只能代表黨派。這個說法，當時已有參政員加以駁斥。在一般的看法，認為政治協商會議固然是黨派會議的性質，這正是因為參政會不能真正代表民意，也不能解決問題，所以才有召開黨派會議的必要。

本月八日的新民報說：『我們承認參政會是唯一的民意機關，但也未分明白參政會還不是有力的民意機關，無論從形式、實質、職權上說，都是如此，尤其是關於黨派的爭議。他共是實際上解決不了很多的重要問題，所以才發生了黨派協商之必要』。七日時事新報也說：『國民參政會應該是個代表民意的機關，可是近年來參政會的變質，早已令人民失望』，『當前國是大計，參政會未能解決的，要靠這個會議來協商』。從這裡可以看出：人民的選擇是要看在實際上能否為他們說話、能解決問題，人民希望政治協商會議的，正是因為希望它能真正有利於人民，而不像參政會那樣徒具虛名。

關於政治協商會議和參政會的關係，新民報認為：『政黨會議的作用是在加強參政會，是在完成參政會所解決不了的糾紛』。同時，該報又指出那些壁壘分明的黨派問題，該報說：『目前各問題，中很難分清那些是黨派問題，那些是純粹政府與國民的問題，因此勉強規定政治協商的範圍，限於某些黨派問題，是無意義的』。時事新報也認為黨派會議是違反事實與人民的需要的。該報七日社論說：『若說這是國黨派會議，則全世界各國議會，除了被動的御用機關以外，那一個不是黨派會議？如何使這個會議往意人民的利益置於黨派利益之上，這是今日關心國是者努力的方向』。這就是說，政治協商會議既然是事實上所需要，凡是真正站在人民立場上的，都應當竭力促其成功，使其真正成為人民所需要的會議才是。

援助昆明師生 繼續收到捐款

▲本報特訊　本報近仍陸續收到援助昆明學生先生受難捐款：［illegible］一千元，自力中學師生二萬元，［illegible］千元，［illegible］大學一覽學生二萬四千元，連前共計達二百三十八萬二千七百四十四元。

代郵

三愼兄：請於十三日趨隣城內縣處一會。　棣

一個開始

莫野

政治協商會議今天開幕了。這是民主運動的一個初步的勝利。多少年來，國家大事是操縱在一兩個人手里的，一個人的「聖旨」、「手令」，統治着四萬萬多的人民。現在都被迫着不得不和許多人協商協商了，這是人民的勝利。

得到這樣一個勝利，是不容易的。這經過了多少前仆後繼的奮鬥，無數的氣力，無數的奔走，無數的血汗，才凝結成一個今天的局面——由金鑾殿的「寶座政治」開始變成「圓桌政治」了。而這還僅僅是一個開始。

但是，那坐慣了「寶座」的人，決不會輕易放棄他的「寶座」。坐在那里是那樣舒服，這是由幾萬萬人的不舒服所造成的。因此，勝利的開始，也就是更大艱難的開始。道高一丈，魔高一丈，要達到完全民主自由的「西天淨土」，途中的障礙還多得很。但我們知道，克服了更大艱難的勝利，也將是更大的勝利。而這是一定可以做到的，因爲這是歷史的必然，世界的潮流，人心的趨向。誰敢伸手阻擋，他就要遭腦袋都粉碎。

你不信嗎？請看墨索里尼、希特勒的命運！

政治協商會議開幕了。這是無數的奮鬥和血汗所結成的菓子。但菓子是結成了，如果不追上肥料，加以護理，它也可以變成乾癟無肉的東西的。施加肥的工作，就得由我們會外的人民担負起來。各就自己的崗位，用筆，用口，更用實際的行動，繼續爭取和平與民主的奮鬥，這就是對於政治協商會議的最好的配合。

范老老師（續完）

沙汀

老老師完全是自甘成功的。年輕時候在開磨舖，到了三十一歲，忽然把磨舖頂給人，到成都補習教學去了。他的想法很是簡單：智識愈豐富，生活得愈像樣。他一向注重實際學問，而且注重普及。因此，他是全縣第一個學會注音字母的人，而一經學會，他就竭力宣傳。甚至寫春聯也附註音字母，以示提倡。

老老師是所謂筋骨人，又小又瘦，高鼻樑上架着副豬腰形金邊眼鏡。鬍子早經沙白，但是他的脾氣卻還像孩童的一樣鮮嫩。這張紅潤天真的嘴，是從來不說謊的，本人也常以此自許；然而，由於那個空中來慌，它使他第一次陷在苦惱裡面，而無以自拔了。

老老師躺在躺椅上不響了好半天，直到孫子要上課堂，表示他晚，已經是[illegible]的時候了，這才應一聲，情思不屬的退進臥室裡去。這已經八點多鐘，比他規定的延遲了兩三刻，但是起床，他也錯了時間；不過不是延遲，而是提前。但他例外的沒有去逛田壩。他是常勸人逛田壩的，說空氣比補藥重要。

因爲祖父連生活秩序也失常了，神色也不好看，吃過早飯，少老師問他是否有病？

「你真想得個怪，」沉默一會，祖父非笑的回答說，「大約是聽了內個的話，說棺材在響，有點不放心吧？我給你說，我吃也吃得，睡也睡得，——我健旺得很！」

「我倒不是聽內人的話，」少老師開始解釋。

「你聽！」祖父又搶着說，「已經逐漸有元氣了，棺木已經做好一年，現在冬天，木質乾燥性了，自然是會響啦！這有甚麼奇怪？讀書明理，說不通的事，我們不能迷信。比如說，我爲甚麼相信內戰停止了呢？簡而言之，老百姓不要內戰！你在這街上找得出一個歡迎它的人嗎？」

「當然！單看那天放炮的情形，就曉得了。」少老師說。

他這麼講，原是出於體恤，但才說了半句，他驚悔了，忽然覺得這會刺傷祖父，以致那後半句變來嚅嚅而又含混；但也更加失措起來，因而浮出僞笑，老老師那空茫然若失的望定他；於是爲了補救，他趕緊又扯了個笑謊，說時間已晚，他要趕忙上課去了。

當他告辭的時候，祖父例外的沒有理會。也沒有改變他那懷疑處的神氣。因爲他忽覺得，就連他一手調教出來的孫子，現在竟也開始背叛他了。

老老師就那麼呆坐下去，直到半晌午了，這才嘆息一聲，走向桌頭去翻閱陳報。

他訂了一份日報，一份晚報，每月一冊，裝訂得很整齊。他開始搜要的瀏覽下去，檢閱着從八月十二直到最近的日刊。一面看，一面又搖頭嘆氣，喃喃自語；有時出神的想想，或者撥着指頭計算日子。而當他重讀了一兩封收復區的通信的時候，他捲着長吁；於是苦笑着搖搖頭，倒在籐圈椅的靠背上了。

他感覺到那些描寫的重壓，看不出一線光亮；但他忽又撐起，直立在書桌邊。

「可是，單憑這些，這個內戰也該停啦！」他感憤的說，手指尖敲着報紙。

於是他又繼續翻檢下去。情形自然愈加痛心，同時，他的信心卻也愈加堅定。

「你願不願這個仗打下去？」他猝然發問，當他一眼瞥見孫兒媳婦的時候。

那是少老師媳子，走來提供籠火的；媳婦忍不住笑起來，但媳婦即嘆了口氣。

「那個願意打啊！」媳婦發愁的接着說，「棉花已經漲到一千幾一斤了！」

「你看，這個道理，就連給人女子都懂得啦！……」

昂頭挺胸，祖父欣賞的叫出來；而在空想當中，他眼前正站着那些非難他的人們。

於是，他高高興興把烘籠遞給孫兒媳婦。等到添好了火，就提着上街去；雖然已經在燒晌午火了，很快就要午飯。他一連走了好幾處人家，而再再向人證明：甚至婦人女子都已信其不應該，這個仗會存在嗎？那是無論如何也打不下去的！……

他所走的幾處，多半是小商人，其餘是安分守己的住戶，所以，當一想起那個消息是那麼害了他，而且引來種種有欠忠厚的打趣，雖然有點忍不住想笑，當他一撒出那個嶄[illegible]的議論，實在[illegible]了。因爲他們[illegible]切實的問題：棉花漲到一千幾了！……

只有最後一處訪問來免掃興。因爲正當同主人談得投機的時候，那紙店老板的兒子，一個十二歲的小學高年級小學生，提起書包，放午學回來了。

在向父親討過零錢以後，那頑童並不走開，反而望定老老師傻笑起來。

「老老師！」他吞吞吐吐，但卻很感興趣的說，「他們說，大家要叫你賠錢呢！」

老老師臉紅了；但不便於生氣，躊躇也非對手，於是嘆一口氣，他搭訕的說：

「賠甚麼錢嘛？我連豆腐也沒有打爛過呢！」

「不是豆腐，他們說，要叫你賠那天的火炮錢啦！……」

老老師沒有回得上嘴，那孩子給父親吼跑了。然而，儘管如此，老老師依舊低頭不語，感覺得想搖與。因爲那頑童直叫他直面着那個簡單可怕的實際：道理自然不錯，放炮可放錯了！換句話說，這個活了七十一歲，因爲誠實受人尊敬，也以誠實自勉的老人，在快進墳墓的時候，忽然被看成說謊者了。

本來，置身中國這個社會，一個人在做了十件壞事以後，是可以放膽一直壞下去的，因爲誰管無事不壞，人們也不過如此批評一句，「那是個壞人啦！」就拉倒了。然而，這種灰色的混情主義，只是一面，因爲一個好人若果做錯了一件事，且不問其動機情節如何，大家可又立刻揣起石頭來了。實際倒又並不怎麼混情。

但痛心的事情還在這里：壞人視作爲如常，不會內疚；而當一個好人偶爾做錯了一件事，即或沒有訕笑指責，即反省也叫他夠受的。因此，在這兩者：外來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夾攻當中，生平來第一次，老老師的精神失掉了平衡，而且很與紊攪亂了。

當他離開那紙張舖的時候，他是那麼爽氣，彷彿七十幾歲這個事實，就已經壓在了他的頭上。他本是想回家的，這天又非正期，但他信步走向代辦所去。當他望見那個正在路下撥鋪院沿的郵差的時候，他忽又振奮起來。郵差固然已經交割清郵件了，於是老老師加快足步，希望馬上證實那個傳聞。

再過兩三間館面，他就快到代辦所了；但他忽然發覺背後有人向他咳嗽。

「你的報在這里啊！」一個人在品香居階沿上舉着張報說，當他回轉身的時候。

那是個無業智識份子，高中畢業，去年冬天入了袍界。人很肥壯，在那批浮浪子弟當中，他是個暗中的組織者。因爲得清楚那個空中來慌的虛實，同時又知道老老師很爲他們的流言苦惱，當看見郵差遞過的時候，他搶先把報取了，正在做着惡毒的設計。

「請來吃碗茶吧！」看見對方遲遲不前，高中生又說，「好消息多得很呢！……」

在這一個鎮上，私人只有老老師有報的，他叫它做精神糧食。而且，雖然取與極嚴，獨獨對於書報，卻又喜歡勞人贈送借閱。但因某種原故，他可感覺得不滿了。

「你們說都不說一聲！」老老師開口了；但又咽住，神色很不快活。

「請老人家原諒，我們這幾天也急到要看報呢！……」

高中生抽笑的陪着小心。而且恭恭敬敬，親自跑過來邀請了。

老老師已經覺察出情形不大對勁，而當他看見鄰座的時那種忽然使他周身鬆了一股的熱望，也已經消歇了。因爲他並非優于知道對方是個什麼樣人，又親自嘗過他的論笑。而且很理會他在目前的居心。至於剛才到的報上，是否業已證實了那個他所傳達的消息，那就更不必猜，也可以推測到；但他冷冷一笑，又提口氣，彷彿滿臉似的，跟那小流氓走去了。

老老師的脾味，原是極溫和的，少有生氣的時候。雖是同旁人因爭論吵起來了，他也會笑笑說，「等你平下氣再談吧！」趕緊車開。但他現在，態度上顯得不斷一場爭吵，他還有了一個爭吵的邪念頭。似乎對於任何一種局面，他都不會想到退讓。

他傲然的走進茶館，傲然坐上旁人讓給他的首席，而且傲然四顧。

「你們像是拖我吃賠茶哩！」於是他說，強笑起來。

「完了！」高中生故爲驚怪的叫了，「你老人家怎麼這樣說啊！……」

「最好你把報讀起他聽聽啦！」有人搖旗吶喊。

「這個話對！」高中生說，又嚷嚷喉嚨。

於是，便手捧起報紙，他開始讀起來了。他只選擇那些重要電訊朗誦，而在十四五兩天報上，一共有着這幾項標題：國共兩軍衝突愈烈，出海關與爭奪戰；中央百萬大軍，三路進入東北；魏德邁發表談話，美軍不參加中國內爭，但可能與共軍對立，等等。

而在這種別緻的朗誦當中，高中生雖然做作得那麼正經，但每讀幾句，必然斜睨一眼范老老師。他的同類更是專心一意望住那個決了心受難的老人；而因爲他的變化，他們的表情之詭秘而又複雜的變化，他們有時又忍不住噤聲一笑，有時又故意扳起面孔，……

然而，正當這個卑劣的作弄快要達到頂點的時候，老老師站起來遏斷它。

「我問你嗨，你這是啥意思呢!?」聲浮顫的嗓門。

「沒有啥意思喲？」停住朗誦，中年生假裝不懂的反問。

「沒啥意思！」老老師氣憤了，「沒啥意思你又這樣神氣活現的唸唸?!……」

「呵！你說這個。」狡猾的一笑，「想諒你老人家知道：內戰已經停了！」

「你扯謊！」老老師厲聲說，手指一戳，幾乎正中對方的額頭。

「唉，老老師，我一向都很尊敬你啊！怎麼……」

「你扯謊！——我們叫他們大家說吧！……」

老老師的氣色更加嚴厲；他昂頭挺胸，就召似的，指了指前後左右茶座的人衆。於是，一場偷偷掩掩的惡作劇，立刻轉化成爲公開嚴重的論爭了。

那中學生的初意，本在作弄一個老實人的，因爲老老師意外的不顧尊嚴，他發起火來，立即當衆宣佈：扯謊的是對方，因爲他瘋狂的，叫大家放了鞭炮。而據彼天以來，問題既進入衆那個老老師吃苦非凡的矛盾當中去了：內戰應不應該停止？會不會停止？停止了沒有？結果互不相諒的爭着起來。

而末了，因爲這場爭論已經轟動全場，少老師趕來了。擠開那些正於旁觀心，陸續跑來閒談的茶衆，他走到茶館里去，淡淡的首先指點一切的止住對方的防扯；說，即使炮放錯了，這個總比逐年過節放得來有意義。然後費了更多的唇舌，把老老師勸回去了。

但這所謂勸，倒不如說拖來得恰當。因爲老老師自始至終不願意罷手的，他的信心已因這場爭論而更堅強起來。而在途中，少老師一路扶着他回去的途中，他也不時出其不意的從孫子手中掙脫，回轉身去，總帶着茶館，手舞足蹈的嚷叫一通。

「我沒有錯！」他高聲大叫，「只有那些混蛋才願意打下去！……」

「祖父，算了！算了！……」

少老師耐着苦勸慰，懇求。於是卻又挽住他的手臂，這回轉身興奮得激烈，在老老師算生平第一次。但一到家，他可頓然困頓得不像樣了。他一連躺了兩天，不吃飯食，也不同家裡人交言。但據少老師媳子說，她曾聽見他半夜里起來過。來回走動，一面喃喃自語，「這怎麼會不停呢？沒有一個老百姓歡迎嘛！……」

但到第三天上，老老師又恢復常態了。不過，這所謂常態，是很不完全的。他看來比以前衰老，也如一般老年人樣，不大振作。鬍鬚也不大乾淨。

而且，一直保持一種病態的昂奮專注，似乎所有的心力，全部集中在一個信念上了：內戰應該停止；也一定會停止！而他的論證，還較以前清晰。

不僅這樣，幾乎成了定規，正如他中小學字，起床後先得在砂盤上劃五十個大字那樣，他每天總要找一兩個人透透澈澈談一番他的意見。因爲那場糾紛，初點之下，人們更是想笑，但隨即很覺羞了。因爲撰者只是一份信念，人們也可以從它得到鼓舞。

但最受他鼓舞的，是那批望眼欲穿的抗屬。她們是常來請教他寫信的，因爲他早就在壁巴舖面前柱子上貼了個條兒：義務代替抗戰軍人家屬寫信，每日午前十時至午後二時。他目前一樣爲她們服務，所不同者，從前他總要爲努力設法遏一類話，現在呢，……

然而，就在前天，街上忽然傳出一股謠風：范老老師瘋了！因爲有人發覺他走路時常要自言自語，一天，忽又央着的停在街心，莫明其妙的笑起來。

「這還不明白嗎？」情[illegible]之至：「老百姓不要內戰！……」

他說得那麼大聲，好些人都聽見了。接着，他就高高興興買了鞭火炮回去。但到今夜爲止，[illegible]證實了老老師信心的堅貞。

自然，卸此說他是瘋子的人也會有的，正如他對付每個異理代言人一樣。

一九四五、十一月二十九夜。

要凱旋

白薇

一

抗戰勝利該凱旋啊！
戰士們，還忙着幹甚麼？
人家勝利都凱旋，
舉國歡狂吼凱歌。
我們的勝利沒有凱旋，
像花兒開了沒結果。
這樣的好花，讓它白開，
忠貞熱血，捺進地獄！
沒有凱旋的勝利，
走錯路，在設當拖，
[illegible]
[illegible]
中國走[illegible]帝王的錯路，

二

勝利往那兒去喲？
拚命去進攻人民，
人民加多了流離失所。
看看人民在悲慘裡，
[illegible]
拖得新路辦難走，
民間處處是燎原的火。
勝利了沒有凱旋，
是掉轉了抗戰軍，
撲滅那燎原的火，
和敵偽三位共一體，
把中國拚命往後拖。
這是傷透了戰士的光榮，
破壞了民主團結，
違反了世界和平，
對人民造大禍。
戰士們，一齊凱旋！
大家高聲唱凱歌！

一二，二七，一九四五。

沉默不是麻木

希 碑

近來沙坪壩上很安靜，但這安靜是沉默，不是麻木。

青年的心是熱情的，青年的心是純潔的，誰在屠殺我們同樣的青年，誰在用卑劣的手段妄想把時代拉回去，我們都看在眼裡記在心上。被扼着喉嚨，不能叫，只得沉默，這是可怕的沉默，是暴風雨前的沉默。

願遠地關懷我們的好友們放心，我們的心沒有死；我們的熱情在凝固，將凝聚成一股無比的力量，這力量一旦爆發，牠能排開一切時代的阻礙，打開這安靜的痛苦局面。

讓卑劣的人們且慢高枕，沉默決不是麻木。暴力或可以毀滅幾個年青的生命，但是絕不能阻遏住狂濤般的洪流，任何人都不能挽回歷史。

更願年青的心和我們站起，和我們一起等待暴風雨的來臨，暴風雨能沖去時代的渣滓，闢出新的大道，是明天難的同學已替我們奠定了路基，我們將朝這方向勇往直前地挺進。

蘇聯紀行

先到了托爾斯泰中學，設備甚好，[illegible]正當着一極大的托翁石膏像，[illegible]員住宅已不見痕跡。近處有幼稚園，已修復，現爲中學之用。收容學生八百人。明年動工恢復，政府已允撥款五百萬盧布云。

東頭一室，頂作穹窿形，據云「戰爭與和平」第一部寫於此。八十歲後，亦常在樓下此室寫作。一九一〇年托翁之女亞歷山得理雅在此室居住，十月二十八日之夜，托翁離家出走時曾來扣門以示告別。其時醫生捷克人馬克里次克同行。次室本爲[illegible]室，一九〇四年以來馬克里次克醫生住於此。

再進即到西館。此室分爲兩半，東半爲客房，屠格涅甫、高爾基等曾下榻於此。「安娜•卡列林娜」即執筆於此室。西半乃托翁書齋，[illegible]之物。於時弔者凡八千人，[illegible]人參加。四壁正中還有一[illegible]，[illegible]其兄[illegible]一具。托翁[illegible]此兄，早歲[illegible]即此兄在高加索所[illegible]的鹿頭高懸於南側壁，托翁[illegible]掛帽及手巾於其角上。[illegible]有門可通外面，托翁之棺即由此荷出云。

以上東館參觀完畢，由原道走出。一大隊的參觀者和我們擦身而過，他們過去了，我們卻折入了西翼之[illegible]中休息。[illegible]

托爾斯泰病院已部分恢復，可容患者一五〇人左右，未入內參觀。

經由[illegible]地草場[illegible]野花[illegible]即多，多不知名。有草似艾，葉較纖小，有微香，聞當地人云，沖水服用，可以祛疾。林中多白樺，松林挺直，爲托翁夫婦所手植。林中有[illegible]，可食。林際，有在數株松木下用白樺枝幹所釘成之長凳一處，托翁於林中散步時，恆坐此凳上休息。余等亦於此小坐，背草原而面松林，眼前一片翁鬱，渺無涯際。[illegible]有畫眉鳥之鳴聲，余因身背，寂然無聞也。

有閒室，遂返。在西館後面參觀蜂場，凡有蜂箱一二〇個，爲置放於地，如小屋而斜頂（聞此乃新法，其作人字形者乃舊法）。[illegible]一人用煙熏，一人揭去箱蓋之一面，從箱中取出一木框，框內無數蜂房，貯蜂蜜，即以見客。[illegible]透明如黃玉而有暖意，如此食罷，實我生平第一次。[illegible]所謂「味如嚼蠟」者，實[illegible]經驗也是生平第一次才得到。

（八十七）

解放區報導

怎樣救濟失業工人

民力

今天我們談談解放區怎樣救濟失業工人的問題。

陝甘寧邊區并沒有一個失業的人，這是到過陝甘寧邊區的所有中外人士都知道的。因此在那里也就沒有所謂救濟失業工人的問題。在其他各解放區的中心地帶，情形也是如此。

失業工人的救濟，主要是遭受過敵偽激烈破壞而新得解放地區的問題。這些地區過去在敵偽統治下的時候，由於敵寇漢奸的搜刮，社會秩序的混亂，各種工礦企業及手工業都紛紛停工倒閉，失業工人極多。如河南焦作，在戰前原有民營煤礦二十多個，經敵人的破壞，解放時，只有六個能出煤，太原縣在戰前共有大小礦窯三百多座，敵占期間幾乎全部倒閉，失業工人達數千人，其他新從敵偽手里解放出來的地區，也莫不如此。

不難想像，當這些地區新被解放之後，救濟失業工人的問題是多麼嚴重！

怎樣救濟呢？

這裡不去羅列許多零碎的材料，只稍稍談談解放區民主政府處理這個問題的基本方針。

這就是消極的救濟與積極的解決問題互相配合，發展經濟，恢復倒閉工廠的生產，使工人得到職業，這是救濟失業工人的根本辦法，只有這樣才能徹底解決這個問題。解放區民主政府對失業工人的救濟就是着眼於此的。但一定工礦事業的恢復組織要一段時間，在工人就業前，他們的生活問題十分急迫，臨時的救濟仍是必不可少。按照豐鎮縣解放後，民主政府曾撥出小米五百冊儉石，米幣十三萬四千元以解決工人及其家屬的生活問題，每個工人發米幣一千元，小米十五斤，家屬大人十斤，小孩八斤，並再規定臨時對法，凡工人和工人家屬每人每天給小米[illegible]斤；有困難者隨時解決。此外民主政府[illegible]

還救濟了[illegible]失業工人，[illegible]解放後，工會團體協助一千四百多個工人及其家屬到老武西馬坊，自從建立了工會以後，許多工人在積極份子領導下，五人一組，七人一組，合作起來開採煤窯，政府除貸糧救濟外，又幫助了他們許多木材，以便在窯內打窯子，這樣，當地的失業工人全都找到了職業。在[illegible]縣，職工會提出「工人合作自救」的口號，號召工人自己組織合作社，該縣[illegible]工人運銷合作社在二個月中就獲利三十六萬元。這才是根本的解決了失業問題。

要使這種合作社辦得起來，而且辦得好，工會的作用是不可以忽視的。事實證明，各地的工人合作社大多都是在職工會的領導下成立的，這種工會決不是只收會費和貪污腐化的官僚工會，而是真正爲工人辦事謀福利的工會。只有這樣的民主建立的工會，才可能不包辦，才可能不貪污，才能得到工人信任，才能鼓勵工人的熱情。沒有信任和熱情，這樣的事情也做不起來的。

除了這樣直接幫助工人外，廣泛的扶植工商的發展，也間接的解決了工人的職業問題。民主政府對於新解放區的各業的生產事業，所以扶助，決不是「官辦」的扶助，而是我們所曾經一再提到過的「民辦公助方針」。你自己能夠搞起來，好，否則，如果有什麼困難，可以請政府幫助。如在焦作，政府積極扶植當地私人土窯，供給他們[illegible]鐵器、電氣、水管、碾磨、染布等各項設備及技術等，許多民營工業紛紛復興；民主政府訂立合同，對小手工業者的幫助，更是無微不至，如在山西[illegible]，對於鐵匠，就近救濟他們皮子、麵粉，對於豆腐坊，救濟他們鐵砂，[illegible]救濟他們以豆子，幫助建立十二盤水磨，在這種扶持幫助下，許多手藝行與商號開業，已解決了許多失業工人的職業問題。

由此可見，解放區的民主政府是真正負責任解決問題的，不似[illegible]那樣例行公事，[illegible]把失業工人問題當作[illegible]於事。[illegible]也是杯水車薪的一點救濟之類，[illegible]之後，更以爲責任已盡，萬事大吉了。工人生活如何，就不管了。這里明顯地看出解放區民主政府的解決政策根本不同：第一，就是解放區的民主政府向人民（包括工人在內）的生活負責任；第二，就是解放區人民有民主權利，能夠保障自己的利益；第三，是解放區的民主政府能夠放手讓工人們自己去團結自救。

★工礦鱗爪★

▲淄博（山東）工會除領導工人增加工資外，並設法給工人解決生活問題，例如幫助窯工和馬車夫、人力車夫[illegible]，又組織爲工人生產合作社，[illegible]。

▲宣化（察哈爾）龍烟鐵礦[illegible]，業務蒸蒸日上。宣化、八寶山、鷄鳴山三處礦山工人已由八百九十四名（日本投降時）增加到一千七百三十名，每日產量由一百零八噸激增到六百五十七噸。各礦工人自動增資與集體分紅等利益發展，勞動熱情與產量都不斷提高，因此[illegible]，每日生產五百噸左右。

▲和順、左權（同在山西）兩縣[illegible]，[illegible]增加到五十七噸，八寶山煤礦產量也激增一倍，每日達四百餘噸。

▲[illegible]去盛產煤鐵陶器，尤以後港一帶的鐵鍋和馬家溝附近的瓷器，非常著名，行銷鄰近各縣，民主政府多方救濟，解放後大批煤礦窯先後復工，已有數十處，月內即可完全恢復原有規模。

▲濟源（豫北）礦井煤礦，自民國三十一年來，由於國民黨軍隊和日寇的摧殘破壞，窯主相繼逃亡，工人全部失業，該窯完全停產。濟源解放後，民主政府就幫助恢復出煤，該窯已於十二月初重新出煤，窯主們對政府的熱心說助，表示深切感謝。

在新解放區旅行

洛陽市寄自山西

由臨汾往豐石新解放區走，沿途很多老百姓在地裡翻秋地，到處可以聽到一種對牛的吆喝聲，清脆而悠長，洋溢着一種已從長期被壓迫的生活裡解放出來的快樂和舒暢。

太陽暖和和的，汽車路兩旁的大樹靜靜的佇立着。一個老漢和一個十幾歲的小孩牽來了一拉滾牛，背着犁，沿着兩旁的路，老漢恰然愉快的唱着本地的歌兒，我打斷，滿臉歡笑，連聲答：「好呀好！」他說：「我活了這末大，也沒過過這樣好的好活，這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我再問，他解釋道：「一不怕公家的官，二不怕衙前的兵……」接着他用着親切而又不慣熟的稱呼說：「先生從那塔來？這回見天正熱哩，回家喝口水再走吧！」小孩聽了老漢的話就這麼拉住馬頭。我謝過了他們的好意，仍往前走。

一回見到大武了，正是集日。趕集的男男女女從水波巷上湧上街去。大武街道修牛里長，兩旁舖面，雜貨攤攤，布疋，棉花，油鹽日用品充塞市上，還有精緻的照相館和理髮所，牆上貼着還未刷退的新標語：「堅決反對內戰」「實行民主」……街上擁擠往來的人們，個個都像過年似的，一個六七十歲的老太太，扶着拐杖，拖着兩個大概是她的孫兒女，從人叢中擠出來，坐在飯攤上給孩們吃餃子，高興的說：「這才像個世道哩」！

北門外，一道廣闊、平坦、筆直的馬路，直達隴石、柳林、吳城、臨北等處。沿南下通方山、嵐縣、三交、五成鎮，絡繹不斷，上下的腳驢牲畜，由汾陽上來的一馱馱白花花的棉花、布疋，及絲綢的貨物，往下走的是一箱箱的煙葉，以及麻等。所有上下的牲口貨物，都經過大武停宿或轉腳。這裡繁榮生龍活虎般的樣子，大武這多麼熱鬧啊！

然而二個月以前，這個還是二個[illegible]年來被敵偽吮乾了血的死鎮哩。